

青  
山  
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履勘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三

記

此心堂記

元 趙文 撰

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矣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  
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自羲農黃帝堯舜以來  
所謂開物成務所謂位天地育萬物人人皆當視之為  
已分內事顧用之有大小爾吾鄉鍾君瑞伯醫士名其



堂曰此心瑞伯此心即自有天地以來此心書曰欲並  
生哉天地間有一人焉不得其生於我心有戚戚焉古  
之聖賢所以皇皇汲汲爲斯人計者凡以自盡其心而  
非爲他人計也充此心也以爲醫即何暮夜風雪之敢  
辭何金錢豐約之敢較瑞伯挈此心以名堂天之明命  
粲然心目之間所以發深省者多矣自古聖賢之經世  
皆醫也堯之世患在洪水禹醫之夏商之季患在無君  
湯武醫之周成王之時患在戎狄猛獸周公醫之春秋



錄  
845.1  
545  
v.2

之患在亂臣賊子孔子醫之戰國之患在揚墨孟子醫  
之皆此心也自漢唐以後雖號爲賢君相者亦不過隨  
證施治以偷目前之安而千百年長治之計莫之省憂  
此心不盡者多矣吾爲瑞伯記此心亶亶及此欲君知  
此心之體之大益充而盡之也吾老矣所謂聖賢經世  
之事無復夢見矣顧自少時亦嘗有志於岐黃之書而  
未得其說旦夕當升瑞伯之堂叩心法焉故樂爲之記

約心堂記





彭君秉周取昌黎復志賦語名其讀書之所曰約心余問於東周曰子知昌黎復志賦之所由作乎子樂甚昌黎何能及也秉周末達余曰復志賦之作也昌黎從隴西公於宣武意必有不得以行其志者故其爲此賦自述平生嶽嶽歷落無所不至其詞大槩嫉貪佞之汙濁懲此志之不修而曰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有不食而高翔吾然後知昌黎之所謂約心也君子讀書爲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此身可困可厄而不可



以負吾心之約負約於人猶曰不信吾與吾心言矣能  
愛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  
矣異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據理可否銜袖進大吏不可  
其意不得不小回互意終日鬱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  
列顧孺人稚子咿嚶涕泣止雖守道君子不以勢權私  
昵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蓋雖崛強如退  
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仕官累人從古則  
然而況吾世今吾秉周幸脫科舉之累而無仕官之意



堂有可事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浩然俯仰豈不可以得君之初心故曰君樂甚昌黎何能及也君讀書為士之初所以與此心約者何事豈非欲為聖為賢豈非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雖未得以遂兼善之願豈不可以如獨善之約願君夙夜無負斯約也與心約而負之對鏡窺影必有醜然于其面目者此即我心之責也今世纍纍若若決非我與秉周所可徒手得幸而得之必有負其初心者故不為秉周願之也秉周起謝



曰如約遂書以爲記

復初堂記

人以生爲初天地以開闢爲初吾言初異也昔者混沌之未始有一物也天地而既開闢矣然後人與鳥獸草木生焉於是有范金合土鑿泉窾穴刊山墾田築城浚隍而又窺以渾儀算以巧歷腥以殺伐辱以偃溲日中之火月中之水靡不智取力索斲樸破園乃毒其天斲荒鐫頑朴畧不還而天地爛漫矣爛漫之極而天地精英



之氣衰耗而無餘其所鍾日日趨於焦僥天闕然後山  
傾海運日埋星沉而向之五伯七雄之所爭伯夷季札  
之所讓一皆漸泯滅沒化為黃流蓋自是息之以至所不  
知何年之久是爲天地之復初迨夫其氣休息之久盤  
礴鬱積不能以不發泄則又一開闢如羲農黃帝出焉  
者是乃天地憂患之始而非初也人之未生也所謂性  
者與一氣同遊於渾淪亭毒之表耳目口鼻四肢且不  
知其何所寄也夫焉有所欲俄而有生矣生者賦性之



始也耳而聲目而色口而味鼻而臭四支而安佚而去  
未生之初遠矣然後有得則喜失則悲以至於相靡以  
力相戲以智而去生之初又遠矣人能返觀內照以游  
乎未始有生之初然後知血肉之身固未始有一物也  
則亦可以蕭然於事物之外而得吾之所謂性者矣此  
之謂復初劉君明國名其堂曰復初而求記於余明國  
嘗有聞於吾書之外者故樂以斯言就正焉

青溪書院記



將為感今懷古而泄其憤懣則必之乎故都廢苑興亡  
百戰之場此豪傑之士不得志之人悲歌慷慨者之所  
快也至於立德立言以俟久遠則必之乎窮林邃谷清  
泉白石娛憂舒悲之地則好脩之士成德之人安時處  
順者之所樂也傳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心之與境  
自有不相謀而相契者豈知者必惡山而仁者必惡水  
哉金陵為六朝廢興之海古今詞人賦客於此寄懷古  
之感者多矣青溪發鍾山而接秦淮綿亘十餘里温太



真庾元規諸賢之所遊覽者也又有齊高帝之舊宮江  
總之故宅張麗華孔貴嬪之陳迹荒煙野草寒水落日  
孰非可賦謂豪傑之士不得志之人悲歌慷慨者之快  
非與吾友國錄陳君生長是溪之上世亂以來四方之  
迹何所蔑有未老倦遊睠焉是溪將歸而誅茅溪上讀  
書其間爲佚老計而求余文以爲記余謂國錄當盛年  
以文章魁別頭祈嚮何許遭時如此古今興亡之感可  
爲流涕者徃徃身親見之至於緣崖蹈海幽憂沈痛終



古無有杜牧之劉夢得金陵懷古不足言也君之讀書  
於是溪也能無慨然乎抑所貴於讀書者以義理之榮  
敵外物之感也大莫大於天下其興廢成敗皆外物爾  
而況今之所謂科第者哉而況今之所謂貴富者哉若  
感慨之心不除終不可以讀天下之書窮天下之理異  
時縱有成立亦不過功名之士與聖賢所處天地懸絕  
國錄不可以不之思也國錄試以是思之則青溪之爲  
青溪無往非世道間外物之去來正自何足介意國錄



名黃裳吾弟宗彊同年進士

虛室記

有一比丘名曰志一而號虛室作禮青山請山受記山  
言汝室何處若在虛空虛即非虛既言虛者不涉名義  
著一虛字即是實相何況以室而來說虛室言我此虛  
室指我此心實無有室山言汝心何處室既無對山即  
爲設方便法門比丘汝住何山室言我所住處名武功  
山其山綿亘跨古潭表可八百里我於山中結草爲菴



今後增修作大寶刹汝刹何處云在山上汝山何處云  
在虛空虛空何處室言虛無邊際安得有處汝知虛空  
無有邊際云何將空來說汝心汝從卓菴以至建刹不  
論大小其室皆有四維上下汝今將室來說汝心則汝  
此心亦應有此室言我心豈有東西南北上下山言汝  
知此心無有東西南北上下則知此心非一室比虛空  
無盡世界無盡當知汝心亦復如是汝此幻身從無得  
有如虛中山如山上刹而汝元心本無住着若言此心



有住着相即同刹中百種莊嚴龍象幡幢鐘鼓香花淪  
於一物汝之此心不在身內亦不在外即虛空是不可  
言虛只在室中從汝室中無非虛處室是汝身虛是汝  
心室有限量虛無限量無量爲主有者爲客汝室未壞  
則汝主人寄在室中汝室壞時則汝主人曾無不壞隨  
汝所業即汝住處譬如窮人陷落坑塹譬如賈人移居  
別所譬如富人囊橐有餘隨所住處無不快樂我今與  
汝云何證知到快樂處於此比丘合手贊嘆得未曾有



山作記已重說偈言志一汝當知心非虛非室若言非  
虛者將心來示我若言非室者云何生萬法名一號虛  
室虛一意云何有一即非虛言虛並無一萬法歸於一  
一歸於何處若知一歸處虛室字亦無虛室字既無安  
用記與偈受記求記人當作如是觀

言虛口恕堂記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孔孟言恕如此先儒又釋之曰以己及物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仁聖之事恕賢之事抑聖固不待  
推謂賢者必待推則亦未必盡然儒者說義太密下字  
太謹尊聖人太過而自待太薄仁人心也人心未有不  
仁亦豈無自然流動處而必待推乍見孺子將入井亦  
豈有待于推而後能怵惕惻隱哉又豈必聖人而後能  
爾哉而況夫醫者以生人為業者也人方呻吟于一榻  
之上顰而望瘡者百口亟起而圖之如救焚拯溺猶懼  
不及而方爲之強恕爲之近取譬而後推已以及之人



果然并亦不得謂之賢矣陳君祥甫世業儒又得禁方  
於其外舅傅氏遂為醫儒名其燕坐之所曰恕堂余謂  
恕第二念也見人之疾而為之惻然者第一念也是即  
所謂仁也祥甫自其第一念而充之亦不待復近取譬  
矣病者望君如望歲吾豈止以強恕望之祥甫哉祥甫  
自尊夫人存時施藥迄于今不廢吾升恕堂其伯仲怡  
然以春其諸少彬彬然以文皆能為儒為醫以昌其家  
恕之生意流動充滿如此



雲山記

雲出於山當歲旱時焦然萬生求滴潤不可得神龍出其膚寸而枯槁立起山之有是雲也非雲也雨也非雨也百萬億蒼生之命也士之行道救時也亦如此矣天地間樂莫樂於生意使天地之內無一物不遂其生於吾心亦若慊焉彼與我並生者槁乾且死而吾亦何樂於此士安得皆得卿相之位以行其志不必卿相之位而可以行志者惟醫爲然彼技之不精者吾無望其雨



也幸而精於其技有可以濟人之具而不肯少動其心  
以及人則雖有此雲將焉用之劉君景雲業醫諸公多  
愛景雲者景雲未嘗自表異也景雲天分高使其讀書  
為儒當過人而屈之醫景雲對余時時有華元化晚年  
之悔予語景雲讀書為儒將以行吾志方延聘如早歲  
龍公雨瓢西歸而辨香東至使人望君來如望歲出門  
引領其雨其雨君至徐視其四大增損而雨之無不立  
起雖使景雲得志為卿相於一時其樂何以過此願君



出是雲以行雨也小之可以澤一鄉大之可以澤天下  
以至於君之子孫所不知何人將同此一生意思未已也  
因書以爲雲山記

得中齋記

中難得中於此時尤難過乎中則亢然而取忌於人不  
及乎中則靡然而失其所以爲我儒者於是曰我且守  
中然而如里克之中立胡廣之中庸其究歸于靡然而  
已矣中難於此時尤難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可得



而親疎者而後免於此世矣黃得中劔江佳士朋友皆稱曰心隱得中謙厚不欲自標榜也曰我實得中奈何必心隱我乃大書其齋曰得中而屬余爲之記余復于得中曰中之爲物宜若一定而不可易而又曰時中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是中之爲中特未定也今君之得中也何如得中曰何知許事吾平旦而起爲今人着今服命唐天食唐土露香對天已吾書教兒常飯留客茶罷清談商畧未有天地之先既有天地之後或問時事



吾不知酒取交歡不至亂性詩貴言志不必忤時或某  
或壺各取適意爭則敗興為商頑固不敢名項籍亦不  
能大官貴人未嘗敢數踏其門歲時稱觥上壽為民之  
禮不敢不盡吾所謂得中者如此其時耶權耶我何與  
知焉吾然後知君之友稱君心隱甚當不隱則汙迹隱  
則矯隱不以迹而以心斯得中矣是心隱即得中得中  
即心隱也得中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書為序

太原堂記



太原堂者開禧丙寅誠齋楊文節公爲南江戴氏所書也後八十餘年其地歸于王君濟翁濟翁因舊而新之客有登斯堂而慨然太息者曰異哉太原王氏得姓之始也王爲周同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有功因賜氏世居太原至今千有七百餘年矣當誠齋書扁時寧知今日太原之子孫得而居之哉魏起安世殿而其後得而居之者安世也桓氏作盤龍齋而其後得而居之者盤龍也事雖不可槩論而亦有適相似者可感也當其營構



之初與一時命名之意孰知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與乎  
其間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而世之人以爲私意小智  
果可以爭於定分之外豈不過哉抑自世變來往時高  
門大第壯麗雄偉有數十百倍於太原堂者矣忽焉過  
之爲蔬園爲馬廄而一時詞人墨客穹碑大字不爲野  
人之所橋野火之所燬者鮮矣今斯堂得歸於濟翁讀  
書之地亦豈非斯堂斯扁之幸哉代之廢興正自常事  
繇姬以來代不一姓而王氏忠厚一脉久而愈昌今濟



翁新卜於此天以一代之文人豫告其兆於八十年之前太原之子孫其能長有斯堂也必矣吾故爲君記之使太原之子孫讀書於此堂者知其非偶然之故也

平實堂記

吾少時從先友王見可客于白沙之上見可諄諄篤厚君子也又六年吾從見可之子桂龍雲叟偕試進士京師偕報罷去彼此不復相聞又二十年與雲叟相見須山下兩家長上各凋謝而雲叟亦老冉冉如余矣念二



三十年間人事盛衰反覆何可勝道而吾與雲叟故書  
破硯無恙雖栖遲至此可悲可笑然更可自慰也雲叟  
以其讀書之室曰平實者請余記孤生流落尚安能爲  
故人作文字哉念君別久且爲君說今我旦起漱盥焚  
香教兒讀書一二卷既食且茶部分僮奴灌蔬飯魚條  
桑漚麻或時鄰翁野老相逢新聞舊見疊疊相勞苦退  
復課兒讀書夜燈對家人談米鹽常事有酒酌一再行  
不然則否顧兒童溫書讀倦既就枕無復人間得喪夢



親賓過從稱家有無酌薄厚以爲禮歲時先祀簋簠豆  
籩何能一一如古鄉風節物禮意不廢而已書蠹曝之  
硯滯滌之琴瑟几杖各就處所往時見道士言水銀丹  
沙可用燒以爲丹又餌黃精胡麻得不死更見建竺山  
大仙說西來意皆空浮渺莽終不能信戰國策所載機  
謀術數或謂熟此即黃金白璧可立談致坐懶不能惟  
兒時先人所受孔孟書卓卓可信未論孔孟安得無愧  
吾先人與足下家君也雲叟聞吾言大喜曰君乃真平



實者樂哉平實人知平實之可厭而未知平實之可樂也願書之以爲平實堂記

至樂堂記

樂有幾人所共尊而榮焉則爲貴財有餘而衆附焉則爲富棟宇而繪焉爲宮花石而玩焉爲圃酥酪而飲饌水陸之珍而食焉則爲厚味金玉珠璣象犀翠羽以爲飾錦縠以爲服嬋娟窈眇娛心悅目則爲冶容冶容之旋折爲舞其鳴爲歌操弄絲竹則爲淫聲馳駿良蜚鷲



翰從禽於天六博角抵鬪鷄蹴踘爭勝於人以笑以嬉  
若是者皆樂也南昌胡伯正名其堂曰至樂問君何樂  
曰讀書教子而已嗟夫異時誰不以讀書教子爲事彼  
非有所樂乎此以爲是可以一日而攫取天子之卿相  
也十數年來無所事乎此矣而君方以之爲至樂不亦  
異乎伯正感然告我吾先人之於書也勤以書教我其  
望我不能不如君言也自科舉罷吾以爲士無所於用  
則折節改業以羞吾先人多矣今吾去城市而耕於野



而後知讀書之爲至樂也昔者吾讀書於吾父之側天下之至樂也而吾不知其樂者科舉累之也科舉罷十年吾猶不知其樂者猶有所累之也吾今而後知其爲天下之至樂也古先聖人之書至樂具是天亦哀于四方之士抱至樂之具纏於科舉之累而不得有其樂者七百年車書混同脫此桎梏士之讀書者無時文掇拾之勞無場屋得失之累心胷曠然開卷之頃聖賢之蘊天地之心軒豁呈露是日也掩書而起童子伊吾於前



聲若金石素交至門啜雙井鬪品共聽之俯仰天地之間高論六合之外其樂孰有過此吾所謂至樂也子前所陳者世俗之樂也正使得之憂亦伏焉未若吾之樂之為至也余曰美哉子之言乎請爲子書之爲記

文溪兩峯樓記

樓於萬竹之上所見無非上者而兩峯獨名焉高也高且得名宜爲物之所忌而莫能忌之人能立已於高而待物以靜物莫之爭矣當樓之未作也文溪雖有兩峯



而無所用之咸淳己巳王君希申始作樓於居之西偏  
以受之然後兩峯始爲斯樓用嘗試登斯樓而望之山  
遠而天宇寬地平而生意滿遐觀勝趣四面輻湊而所  
謂兩峯者東向而立與樓相宜若顧而語若俛而揖蔚  
然有神俊氣宜其足以都此樓之名而非他山之所得  
與也然君之以兩峯名斯樓也豈徒愛是峯而已哉其  
意蓋以自屬而且以屬其子也始希申之連舉於漕也  
與其伯氏希呂而兩今其子智則讀書於此也復與其



季沂則而兩山川所鍾連翩競爽殆非偶然之故二子  
之讀書於此樓也亦思子之先君子之所以教者乎夫  
山巔者爲椒督者爲岡邊者爲崖足者爲麓而何取於  
峯說之者曰上秀者曰峯夫人之自立要當卓然於萬  
物之上而後可雖然物莫切於彼此之相形獨立以爲  
高高易並立以爲高高難陳太丘稱元方難爲兄季方  
難爲弟此相高說也相高爭之似也爭於勢利則不可  
爭於名節道義文章則可蓋昔者首陽之山有兩峯焉



曰伯夷叔齊以名節高龍門之山有兩峰焉曰二程以道義高峨眉之山有兩峯焉曰二蘇以文章高區區愛智則兄弟願此峯如首陽如龍門如峨眉豈惟立而身抑亦光而親不是之競而他求所以相高者焉吾見其靡然沓然自同於丘垤培塿而已矣智則勉之哉人之觀于兄弟者甚於子之居是樓以觀兩峯也於是智則起再拜請書其語于壁以朝夕觀焉

浮眉樓記



吾友陳元吉僑寓劔江之客樓而名之曰浮眉蓋取簡  
齋詩語也元吉與簡齋俱眉人同六世祖簡齋貫洛陽  
解褐參大政而元吉貫金陵魁別頭登第今客此每眷  
然土思厚之至也蜀五十四州流落東南者何限時改  
月化殆將忘之君復生長東南知眉山面目何似乃能  
不忘其初君賢乎哉是樓內湖外江畢陳于前江外諸  
山隱約可見浮眉之名所爲立也君登臨是間可以讀  
書可以賦詩可以飲酒獨不可者古人憑高眺遠必傷



悲感慨形之歌詠今一爾即爲治世怪民王仲宣江山  
信美非吾土之感使作於今將朝諄而夕替蠶叢魚鳧  
知復何許杜鵑有無何與人事人生實難而焉用感慨  
爲哉昔人言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今世何功可立惟  
立德立言正屬我輩科第或偶然得之文章不可猝然  
致也眉自蘇後未有以古文名世者雖簡齋功名事業  
亦僅以詩傳觀君文力上接三蘇浮眉之秀於是乎在  
益大其成與眉山俱傳朋友之望也元吉起拜曰唯唯



余曰未也君高才吾所敬服而求田問舍輩不能不以  
傲疑元龍吾知君非傲者而處此世不可以蒙此疑也  
知崇效天禮卑法地知固貴崇禮不厭卑天地之道也  
君已元龍矣吾其敢復作劉玄德語乎元吉起重拜曰  
敢不端居深念

一樂堂記

吾年家鄒君次陳悅道故居宜黃城中亂後奉其親偕  
其兄依士林以居而名其堂曰一樂屬余爲記余問於



悅道曰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而君一樂何也悅道曰仰不愧俯不怍吾不敢不勉而未能信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吾方求教育於人者而能教育人乎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之所以與我則然吾誠樂乎此而已矣余甚羨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也居今世而有此又樂也自世變來昔者庶人之所不敢指斥租衣稅食於廣廈之內者俄而黃雲白草風沙跋涉愴心酸骨何可勝道而田野委巷之小人不得以有此樂蓋不足云矣



君於其間猶得啜菽飲水讀書絃歌如承平時雖使悅  
道得志爲卿相於一時亦何以易此樂也天下之福禍  
豈有定論哉方悅道登太常第歸拜堂下親賓舉酒稱  
足下家君壽當此時謂書生志願粗畢然後天江夜碎  
六合爲水海山震蕩仙聖播遷辛勤一第轉瞬蕉鹿家  
人骨肉青燈夜雨能不慨然抑孰知向微世變悅道兄  
弟宦遊東西二老人隨意就養其父母兄弟相聚之盛  
決不能如今日無疑也然則悅道享今日之樂豈可更



戚戚哉吾弟亦周亦出悦道榜下而余以其時繇京庠  
補成均生歸拜二親其樂不在悦道下今欲如悦道之  
一日又豈可得哉悦道家君桃溪先生鄉里師表伯氏  
次傳商弼與悦道同時舉于鄉當此之時而父子兄弟  
以文墨相師友又可樂也

集義堂記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塾也者大夫致仕者之教  
於家以淑其鄉之後進者也子衿刺學校廢而其詩曰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其先生長者見青青之衿佩桃  
闥於城闕閔然覲其來學于已用見諸侯之學雖廢而  
是時家塾猶有存者至是而後知先王之澤遠矣四海  
一家文教遠暨所在學校不廢益盛而山林僻遠又有  
相帥爲書院以教鄉之子弟如富州同文書院者此三  
代盛世之所有而漢唐以來之所罕見也書院當南昌  
進賢臨川往來之衝實爲舊豐城之東地幽境勝於藏  
修息游爲宜李肖翁得屋於鄉之故家帥同志共經營



之以爲書院凡鄉人子弟有志于學者聚而教焉又將  
買田以給生徒而名其堂曰集義肖翁及其同志之士  
周景純徐汝用蔡則名蔡學爲蔡學可求予文以記之  
余復于肖翁曰君之爲是舉也義也未至於集義也自  
吾之立身行已以至宇宙間當爲之事皆義也諸君皆  
有責焉其自是一義而集之使至於不可勝用可也以  
是一事爲集義未可也抑吾有憂焉科舉以取士而壞  
士心者科舉利祿爲之累也學校以養士而壞士心者



學校飲食爲之爭也科舉未興士得免於利祿之累而士習猶未盡古以猶有學校也學校有田本以養士士果盡養乎否也學校設官本以教士又果有教乎否也子以爲學校之所謂教與子之書院之所謂教孰有益乎吾非以學校爲可廢也使主學校者以家塾爲心則學校之弊庶可革也書院幸而無田不以田也有田則有爭是集義者廼所以集利也士有志於讀書不待養也三代之學未嘗有田也子之欲買田也爲久遠計也



嗟夫文運之興衰其非人力之所得爲也必矣斯文未  
喪諸君世有賢子孫書院必不廢也以無田之學校延  
不官之師儒讀非科舉之書他日以之應選舉者所謂  
風俗淳一運祚長久終必賴之嗟夫余之望於集義之  
諸生也遠諸生其勉之哉

慈和堂記

彭養直兄弟居龍江之濱出共膺門之勞入有養母之  
樂玉田翁名其所居之堂曰慈和取潘安仁閑居賦壽



觴舉慈顏和之語也養直之弟恢道從余遊以記請于  
余余曰母未有不慈慈未有不和也抑保有是和者難  
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兄弟之間一不得其天而親之顏  
有不和者矣爲人子者登高臨深足以危身苟訾苟笑  
足以召閹一舉動言笑之不謹而親之顏有不可和者  
矣而況以父母所生之體從于人苟不得其所從則爲  
親羞貽親憂爲人子者可不慎諸讀潘安仁閑居賦所



以奉太夫人者何所不有板輿輕軒何所不可遊昆弟  
班白兒童稚齒何者不足樂而比之匪人望塵遙拜能  
不爲太夫人羞石友同歸能不貽太夫人憂不知此時  
之慈顏和乎否也科廢士無可爲役煩民無所庇後生  
習爲隨時知變之論不惜其身高者官下者吏得一付  
身如捧毛檄走趨庭下爲隸甘心焉辱固已甚矣一日  
尻高呼暑所以貽親憂者又重可歎也養直兄弟讀書  
養志以孝友聞于鄉又能因其先人之廬而葺之庶幾



肯堂者故余爲之記

野舟記

舟濟川之具也而橫野焉屈矣雖然以用言之則橫野  
不得如濟川然而以用不用爲榮辱者人也若舟則用  
不足爲榮而不用不足爲辱夫豈惟用不足爲榮將用  
之辱過於不用之辱多矣舟之涉乎江湖而遇風濤也  
大者檣傾楫摧小者行乎湍瀨之間木與石鬪至於嚙  
食敝壞然後補苴葺治未及休息旋復勞敝而其蕭然



於野水之外也無是患也爲舟謀者與其用於江湖而  
勞乎寧其棄於野水而逸乎吾友朱成叔明敏士使其  
得用豈減今世之士哉而棄於此而老於此築室木川  
古城之下自號野舟余偶過之見成叔弄孫灌園余喟  
然曰士不得志於世如此亦足矣因爲成叔言有用之  
勞不如無用之逸以廣成叔之意成叔笑曰子言是矣  
雖然用不用非吾所得爲也使其用吾得避風濤之患  
也邪夫舟太用則敝久而不用亦敝我將處於有用無



用之間余然後知成叔之未易量而余言淺矣并其說  
書之爲記

水雲鄉記

去宜黃二十里水繇黃山發源盤折百餘里至漳溪與  
四山縈抱是爲橫舟譚公之藏左爲漳溪書院書院橫  
舟公子前武岡使君某廬墓所也墓廬則其書院何讀  
書橫舟公志也書院有橫舟祠前有濠樂亭橫舟公所  
建臨流觀魚公之精神尚往來是一里許望



青紅飛動樓觀鬱然江許者水雲鄉也鄉之門爲漳溪  
又門爲江風山月入門而右爲樓俯大江是鄉多山得  
江輒清曠使人意舒而樓以高故尤盡得清空之盛樓  
下爲堂曰貯清下樓而右門曰振屐登山道也行倦牒  
牒欲據地得擁高亭小憩又上爲一碧亭俯視士林生  
意萬頃士林者譚士居焉一碧亭既據高絕天日霽清  
盻山一筆出諸峯間若自靖獻以助士林之勝下山又  
得息軒小憩又行得雪矸雪矸狀如舟飛瀑雨聲潺潺



聽之久但覺身在舟中也又行入尋壑涉畧約爲流觴  
亭壁擁丹霞小有洞天有泉出龍口六月寒甚不可近  
又東過流春亭亭壁湖水光山色融漾演迤興盡而出  
西過跨碧遠園之泉由跨碧出于江又西爲濯清堂面  
池月宵露曉荷氣逼人爽甚又於池外爲方臺高可數  
尋外嗽脩碧漁舫上下前歌後答可吟而不可畫濯清  
西偏又爲亭右上作古籀文流杯益竒視前所謂壁擁  
丹霞處可俯也每禊時客衆分兩亭飛觴笑呼聲相聞



又出而西爲道院水竹幽遠逢漁樵心疑爲異人瀑聲  
終夜如雨不可睡隔濯清盈盈一水間有釣臺而湖山  
水木澹相輝映顧挹是所謂水雲鄉已是鄉自有宇宙  
以來不過爲沮洳闡茸之區耘夫莠子躑躅其間惡知  
所謂山水之勝哉橫舟老仙疇昔深嗜未及營度有寧  
一丘相望邇只衣冠出游歌舞作樂遊者未必無意而  
像室閒安高堂邃宇層臺累榭川谷潺湲又楚人所以  
招魂之道武岡君思其所嗜於此寄無思之思豈如平



泉金谷但爲遊觀耳目之娛而已哉武岡君既專此水  
雲而其文墨又足以發之故爲之書武岡字公植諱某  
世爲宜黃人梅屋其自號云

秋界記

彭君高則扁其讀書之所曰秋界余曰秋既清矣而復  
界焉不已隘乎曰非敢隘也古之君子不幸而處乎濁  
世所以自持其身者不容不嚴不容不辨必聖如孔子  
公山召欲往可佛肸召欲往可見南子亦可自非聖人



遊於其間鮮有不爲所污者君子于此寧爲伯夷毋爲  
柳下惠蓋過于清不失爲君子過于和流入于小人今  
吾立吾身于風塵之外埃壒之表猶懼其失足焉若是  
而欲和其光同其塵有長樂老而已矣此吾之所以不  
容不秋界也余聞君言廩然世之不失足者鮮矣其初  
以爲同流合污乃處此世之法而嘗試窺其藩久則深  
入焉而去吾界遠矣高則隱居龍湖以龍湖爲未深且  
密也而又過江焉蓋有意于辟世世方擾擾聲利之場



決無爭子所者如余者無所容于斯世方將從君曠浪  
之野以分君一滴之秋故爲秋界記之庶幾他日遊君  
界中不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倦歸堂記

蕭同伯取山谷先生所賦其六世祖休亭語名其堂曰  
倦歸而屬予記之余問於同伯曰君倦而後歸不倦不  
歸也曰然君力倦耶曰吾真心倦矣余曰未也君未必  
倦也吾知君所以倦者方天下功名在盛時文士稍精



於其技者操數寸管欲撼場屋高科膺仕談笑攫取公  
卿大夫之任數日而取償於其君何其易也自試闈長  
碧苔黃冊飽銀蠹徃時舉子大言斫月桂登雲梯兒童  
間見問何語使人欵欵不能對武人稍誦七書挽二石  
亦可希當世用天下既一英雄無用武之地陳簡故編  
深藏遠屏恐人指爲可疑可怪之物酒酣扼腕援臂故  
健而盃中無復蛇影矣士又何必皆工時文章駢儷拾  
前人咳唾傳客諸公間或學晚唐約畧近似便足稱詩



人亦能撼動當路黃金白壁可指顧取甚者近清光被  
恩寵往往而有之今奏記簡畧一善書吏可辨寒士苦  
吟不滿一笑雖才兼陳阮思出鮑謝安所售之東南偏  
仄然時方無事何所不可飯魚羹今荊州無劉表遼東  
無公孫度蜀無嚴武出門適莽蒼豺虎塞路天下雖大  
何行而可雖欲不杜門裹足自囚空山蓋不可得矣然  
則君之倦而歸也天倦之也不然以君之意氣壓湖海  
筆墨落儕輩非支離疏非兀者王駘非叔山無趾四方



上下談王說伯何所不可顧方塔焉倦遊幅巾野服有  
慕於休亭之歸此豈其心之所欲哉於是同伯聞吾言  
大笑曰子言真能道人意子之倦毋乃亦類我乎余曰  
未也天固倦君而君歸矣雖然天不倦也君見夫日乎  
日之西而沒也以爲無日矣將旦時彼軋軋而東者猶  
昨日也由是而觀之則自盤古開天以至于今天未始  
一息倦也使天而倦吾其魚矣天下之大也人物之衆  
也是蒼蒼者亦必有此同伯今日之倦歸庸知非造物



者補汝點息汝劓而將有所用之未可知也同伯其端  
居深念以待

學蛻記

嘗見丹家作蟬蛻圖繇蛻娘運九九轉而後脫殼以飛  
其密改潛化不可知其所以然學之變化氣質亦猶此  
矣吾夫子之聖變化氣質非有待於學然猶十年一化  
而後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況學者氣質之偏而  
可無學乎學之蛻也愚蛻明柔蛻強狠悞蛻爲溫良澆



薄蛻為忠厚桀驁蛻為謙遜貧陋蛻為潔廉學之驗也  
近世之學蛻異於是自屈首受書惟時文是急樸拙蛻  
纖巧重滯蛻輕便鈍蛻敏直蛻佞苟能此道矣即儒蛻  
官官蛻盜圭竇蛻為甲第縕袍蛻為狐貉簞瓢蛻為鐘  
鼎糟糠蛻為姬姜於是平陸蛻為江海人類蛻為走飛  
宗廟宮室蛻為木黍吾言蛻何限不欲言不欲言矣清  
江宋君大昌名其齋曰學蛻大昌之從子季任與余友  
使余記之余曰學如蛻苟卿語也其言則善其學則非



不廢其言可也學所以復性也而曰性惡禮學者之所當先也而曰禮僞性惡禮僞尚何學此其學所以一蛻而爲李斯與科舉累人久矣士欲舍科舉而專意義理勢有所不能科舉義理之學兩進日有所不給四海一科舉畢庸知非造物者爲諸賢蛻其蛻娘之丸而使之浮游塵埃之外耶第恐學與科舉俱廢則改化其形容以蛻於彼者更穢於蛻丸爾大昌佳士其所講必有超然俗學之外者故願以文字定交焉吾言俗矣大昌其



爲我蛻之

息庵記

胡君定甫營壽藏於永水之陽小江之上而名其庵曰  
息庵蓋取莊周息我之義而屬余記之按息之義止也  
亦生也止矣則何以生惟止故生也故氣之一呼一吸  
謂之息是其止也乃其所以為生也人惟過用其精神  
故未白頭而已成翁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是以老而  
佚非佚也血氣之衰耳死而息非息也不得不息耳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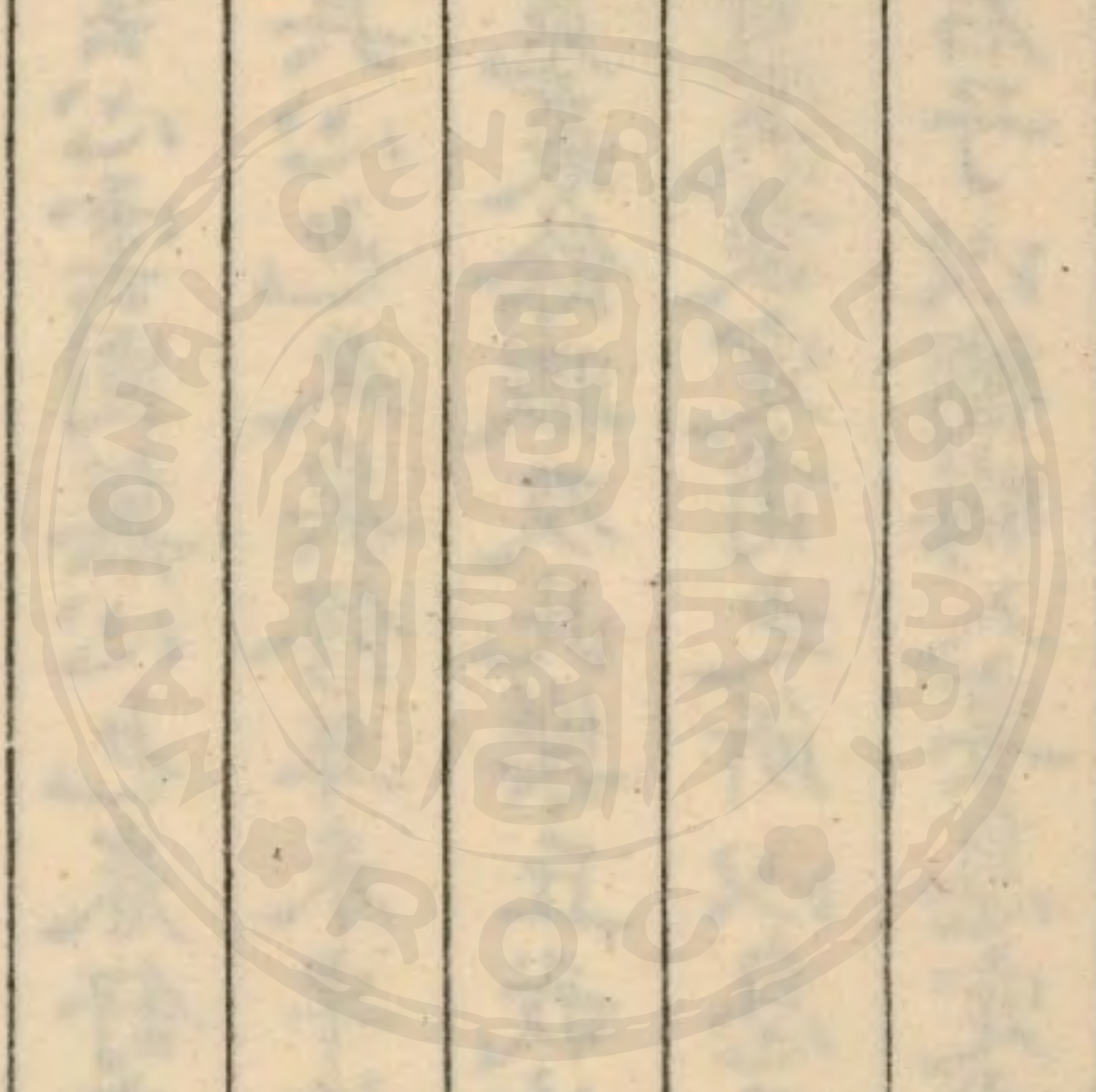
夫有道之士未老而佚可以無老未死而息可以無死  
嘗試言之夫人之生其精神亦直幾何善養生者不必  
熊經鳥伸响噓呼吸但一日之間稍息其心則神自還  
氣自定縱不能修之鍊之以至於長生而其可以終其  
天年而不中道夫可信不疑悲夫一世之人其所以役  
其心者何時已也鷄鳴而爲利日晝而梏亡使其神不  
得寧於其宮其氣不得宿於其海蟲飛甕甕甘與同夢  
方擾擾焉尹氏之爲僕銅臺之歌舞未終金穴之經營



未厭羲和走馬倏忽百年向之擾擾竟何爲哉竟何爲  
哉定甫號雲心雲固無心也卷舒變化知所止息吾知  
定甫之息其心也久矣修年未半婚嫁先閑弄孫抱甥  
人事畧備菟裘餘暇及此樂丘我竹我松手自封植親  
賓載酒永日笑談定甫之所以息乃定甫之所以生也  
在易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定甫以暮年處暮世有  
嚮晦之義焉當此時也退而宴息云爾定甫之息當作  
如是觀劉伯倫使人荷鍤語未應早計太甚定甫達士



非有世俗之嫌而吾方拳拳俾壽之祝者朋友之情也  
 亦定甫賢子之志也



未幾遂吟夫也於此日平四之而為壽矣所為壽文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四

元 趙文 撰

記

詩人堂記

雲隱山人錢有常學道而好吟繪李杜蘇黃像置所居堂又取唐宋詩佳句書于壁而名其堂曰詩人堂或病之曰此龍太初之所以見訝於郭功甫者也而君以之名堂不已僭乎有常曰吾名堂之意不然吾嗜詩字於



壁者詩也吾以人居其間詩人云者猶歐公六一意也  
於是屬余書其意以爲記嘗見五代孫晟傳晟初爲廬  
山簡寂宮道士好學有文尤長於詩畫唐詩人賈島像  
置於壁晨夕事之宮中人皆以爲妖其後晟乃能以名  
節自見其可傳更有在詩外者今之僭有常非昔之妖  
孫晟者乎詩人本非大聖大賢之稱古之田夫野老幽  
閨婦妾皆詩人也彼以詩人僭有常者非也有常辭詩  
而受人又非余之所知也詩可能也人未易能也孟子



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至於聖人然後僅可以充人之形而無愧詩之難能未至若此也近世士無四六時文之可爲而爲詩者益衆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騷言選言杜出入韋柳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於城東馬隊之間者鮮矣是雖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饑而長哦抱膝而苦調未嘗無之然終不能勝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詩多而人



甚少其少者必窮必禍雖有高古之詩且將流落散逸  
泯焉以無傳甚可痛也有常蕭然山水間無求於世研  
朱點易掃地焚香庶幾不失其所以爲人者有能爲詩  
以詠歌其情性謂之詩人可也如余者迂疎骯髒宜其  
不合於時而獨爲有常輩之所厚山中去君幸近時時  
相從切磋以學爲人次學爲詩要使百年之後誦其詩  
論其人而無愧於此文

樂此堂記



如是逸民名其所居之堂曰樂此太初道人爲之書之  
逸民請記於青山居士居士曰志於富者以金珠爲樂  
志於貴者以官爵爲樂吾不知逸民所謂此者何樂也  
逸民曰吾知樂而已而安能言之天下之樂樂莫樂乎  
此唯我與爾有是夫是亦此也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此  
也聖如孔子賢如漆雕開不能言而吾安能之吾知樂  
此而已謂之樂道我何知道謂之樂天我何知天吾昔  
者從諸公驅馳於功名雖有一日從軍之樂而苦亦備



嘗之矣今而後知此之爲樂也吾入有綵侍之娛出有  
棣華之韞守先人之業讀聖人之書勗子婿以學會賓  
友以文吟吾詩可以寫性情涉吾園可以觀生意掃地  
焚香啜茶觀畫弄琴臨帖投壺雅歌丹經內典瀟洒送  
日吾以爲亦似足樂也若彼之所謂樂者吾不樂也物  
無非彼亦無非此意者彼樂彼之樂無以異於吾樂此  
之樂而吾不能以此易彼也居士恍然驚瞿然立而曰  
果如君言人患不知彼此之分爾苟不知彼此之分則



認天下之至憂以爲樂者有之矣顏子不改其樂先儒  
謂其字最當玩味又教人尋顏子樂處所謂其所樂處  
卽逸民之所謂此者歟逸民曰如是如是於是居士憑  
醉而歌之曰樂此樂此此我所處彼兮彼兮我所恥兮  
此樂此樂此我所托彼兮彼兮我所薄兮莫高匪山莫  
深匪林其此伊何閔我德音閔我德音俾我也尋逸民  
侯氏俊叔道人平遠趙公居士趙某大德庚子四月朔

記



江村記

胡端叔始居安城之北門辟地三江橋因自號江村子  
問於端叔曰予樂之乎曰然予曰夫江村則有足樂者  
矣蓋世所謂吳淞采石武昌南浦江非不清而闐闐之  
聲歌舞之塵率能敗人清意至於深林幽谷曖曖遠人  
之地或不知有江焉故江村雖非天下之奇觀而亦隱  
者之勝趣也雖然荒沙斷岸黃蘆苦竹風輪雨檝微茫  
杳靄漁腔樵韻自相酬答而換魚沽酒時時出於叢薄



之間好事者繪之以爲圖苦吟者資之以爲詩其實荒  
寒寂寞人情所難堪者夫昔之江村猶未必樂況今之  
江村漁有租舟有算官徵長年駕萬斛單衣叫囂鷓鴣  
辟易頽茅卧壁風啼雨嘯漁童樵青鶉衣鬼質俯仰是  
間所謂樂者惡在端叔自妙年以筆力撼場屋嘗一日  
三矢破的使亡曹更待公孫彊即玉堂霧牕端叔平步  
矣事不意遽至此而端叔遂淹於此懷竒匿秀日與漁  
童蠻子相爾汝行吟澤畔能無慨然於此乎端叔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人生焉往而非寓耶吾北門寓也三  
江橋亦寓也昔者吾祖由清江而徙此也亦寓也使吾  
果玉堂焉亦寓也造物者亦吾寓而吾焉所逃之夫吾  
之寓於江村也則已過矣晉王王也爲人灌園東陵侯  
侯也賣瓜青門王孫咿嚶於路隅將軍困辱於南山以  
至紆千山頭之歌水東流朕西上之歎讀之使人歎歔  
流涕當其盛時亦豈不負黼憑玉走趨臣民而流離顛  
踣一至於此百年未滿何所不有即一士不得以功名



自見而釣魚閒處復何所恨願聖王在上官無急徵鄉  
無亂氓吾以詩書訓子孫爲江村幸民則足矣然皆非  
吾之所得爲也吾視江村猶玉堂玉堂猶江村也余然  
後知端叔之達非余所及

樸齋記

樸者詩書語孟皆未之言言質而已樸與質近而異質  
無文而已樸又在乎文質之先樸所以爲質者吾友漂  
陽大夫周元粹以樸名齋故相文山公既書其扁元粹



以書來屬余記之余謂元粹人生有六尺大患誰能全  
此樸乎君方少時讀書爲文擢科第一行作吏持手版  
俯仰上官朱墨勾稽版籍多少虛實之數君之不得以  
全其樸也久矣人生自青陽至黃髮世故之累日深則  
樸日散自世變來前日之浮者未有不趨於實此亦世  
道反樸之機也然委曲以爲恭貶損晦匿以自同於衆  
人推魯以爲無能頽闕以爲真敝車羸馬以爲儉皆巧  
於避禍者也彼豈誠樸者哉憶與元粹裹飯試禮部去



今二十餘年不惟人情與世事俱改雖吾與君敢謂不  
銷磨變化於世故邪元粹聞吾言怫然曰如君言則士  
之生於今者皆不得全其樸矣乎夫世變猶陰陽寒暑  
而樸則太極也吾遊於世變之中而吾之樸者未嘗散  
遊於陰陽寒暑之不齊而太極未嘗不流行於其間豈  
可謂今世無樸士士固在所自處爾余聞其言益敬君  
既書以記君壁亦以自警焉

竹間記



予來朱溪希程伯仲約余過所謂竹間萬竹森峙如羣  
玉府時時有瓔鏘鳴聲如古丈夫比肩立或默或語如  
玉京山列僊飄飄虛空之表竒哉然引目而遐矚則天  
光四垂平綠萬頃溪山宛轉各自靖獻使人有手揮五  
絃目送飛鴻意然則希程之竹間豈幽深有餘而不足  
于曠遠者哉晉竹林七賢逃於酒以避而王子猷號爲此  
君最相好者此人皆清淡放曠無意當世其竹間也竹  
間而已希程兄弟生乎功名之世徜徉竹間正恐未能



忘情斯世也故斯亭之作立其身于幽深之所而寄其  
目於曠遠之觀吾豈敢以晉人之竹擬希程之竹哉因  
思靈均處乎衆濁之世清風高致自愛如竹而其遊目  
九州亦非愬然斯世者奈之何不得以如其心也於是  
寄之騷辭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余讀其語而悲之  
今希程之竹間也見天矣天宇方開二君雖欲爲孤竹  
之二子得乎乃作招隱之辭以徵二君曰樂哉兮竹間  
天風兮佩環悵世氛兮如穢我寧玉質兮朱殷避我喧



分在此子毋剥啄兮吾之關君何爲兮竹間浮雲去兮  
天青還聯子鑣兮上征俯萬玉兮溪灣灑清風兮涼六  
合歸來歸來兮視此竹無厚顏

溪山勝處記

往時過西溪訪融州公吟嘯處愛其境趣幽絕碧玉橫  
陳漁舟上下有滄浪間意江外諸山翠色逼人可拾爲  
和壁間留題而去至今夢寐時到其處許景翔遺予書  
屬記溪山勝處余於是嘆天於忠孝之報遠矣吾鄉名



園何限十數年來俱塵埃瓦礫正使溪山未改亦誰敢  
以勝處命之惟西溪劉氏非獨園亭亡恙且爲祠奉其  
祖衣冠嘗遊之處日讀書賦詩其下此吾鄉大家所無  
有也因思渡江死事諸賢各廟其地官其子孫融州之  
不得如諸賢天也而其子孫能守其園亭又即其園亭  
奉祠之讀其書學其詩天之報融州豈不大彰明較著  
也哉江清月寒融州公騎鶴歸來覽其溪山見其子孫  
題詠吾知公欣然一笑也然則茲園非溪山之爲勝也



以融州忠義勝以景翔之賢勝景翔詩筆瑰麗吾所敬服益勉其所以爲人子孫者則溪光山色日異月新此之謂溪山勝處

山間記

山間張幼文書來言吾居萬山間有屋如掌跖而入樓而出榛莽荒穢不勝其散先生爲我藻飾而揭大之何如余曰子居萬山間萬山間固子之屋也而子猶以爲隘乎太虛之間而天地天地之間而山山之間而屋固



愈隘矣而屋之間有子子一身之間有甚不隘者焉蓋  
雖天地不足以爲容也昔者舜居深山之中木石居鹿  
豕遊無以異於深山野人也及其沛然若決江河莫之  
能禦也則非深山中之所能局也苟非深山之所能局  
則雖容膝之地而不見其不足如其不然雖有千仞之  
臺自達者觀之積蘇累塊而已矣且子生乎今之世正  
使堂高數仞棖題數尺將皇皇焉不得其所安而求萬  
山間居之則虎夔藩盜騎屋無所逃而可今子偃然官



道之傍而不懼不避視門外之覆車者歲千百而子方  
傲兀吟嘯自得於天地間則以子之居之隘也而子之  
不隘者有力者之所不能奪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此豈堂高數仞椽題數尺之謂哉幼文喜曰得先生記  
吾居大矣

秋堂記

所寄先生之季子道威作堂於魁坊之西名之曰秋堂  
請記於余惟君家自宮講公以來勤勞竭履以耕於詩



書之田也久矣世變以來而翁昔者有秋之田豈其子  
弗播弗獲而水旱頻仍雖異時力穡之氓天實驅之不  
容不惰之域甚則投耒改業而止而涸而轉執事無所  
不可矣惟撲拙無他技如余者乃槁項黃馘忍饑終日  
斲石丘壑早塊俯而耕仰而望而彼改業者固已呀然  
笑之今君獨拾而翁異時耕具以耕於二十餘年不獲  
之田非特改業者笑君老耄亦憐君矣雖然未可知也  
水於堯九年旱於湯七年九年七年之後天亦且羞之



厭之今二十餘年矣水旱之久者一歲而收其收必倍  
非獨氣數之乘除亦地力休息之久故也今休息之久  
乎未也子且旦旦而耕之水種山旱斲井或者一日而  
有秋亦可以償子之勤也自有是鄉以來前乎此時無  
魁坊也未必敢意其有一日之獲獲者也後乎此時安  
知其不再魁坊也而君家則常有之矣雖然古所謂學  
殖云者豈必得志於科舉而後爲有秋哉學之成仁之  
熟充然而得其所養是吾之有秋也已春秋之世無科



目而顏子爲孔門四科第一人是亦顏子之秋也科有  
興廢而是科無興廢也待百畝之熟而後無饑者農夫  
也若夫辟穀之士彼且惡乎待哉人人有嘉穀人人可  
以有不饑者而人不能耕之也人人可以爲德行第一  
人而人不能爲之也道威堂有可養之親案有可讀之  
書樂哉乎道威德行內也科目外也科目之興廢未可  
知也道威治其爲德行第一人者以待

盤中記



自盤谷序重於世而天下李氏之堂皆盤矣季方之園  
曰盤中夫有中則有外吾自盤外來風於舟雪於陸籟  
篠之局束行李之跋涉甚於昌黎之訪盤谷子而馬頭  
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也吾過市焉平旦爭門  
者肩摩轂擊售者揚買者抑操尺寸之物不征則吏且  
捽而縛之喧呼嘈呶之聲塞於耳倡坊酒市歌館噉噪  
馬通穢塗蜃氣腥骨使人不樂又過官府焉大官踞坐  
以訶百吏持獄以貨鴈往而驚來眈皇皇焉有慘戚愁



悴之色鹿畏虎虎畏羆羆畏罴尻高呼暮者嗷嗷於庭  
下奚其樂則又過佛老之宮焉以爲天下言山林之樂  
者無過於此矣而來者買福迎者徼利撞鐘吹螺步虛  
而哀鳴晝夜不絕至於爭職之崇卑憂上之子奪抑又  
甚焉然後至於君之盤中市聲不聞官事不到有山林  
之閑而無饑渴之累溪山靜深花竹娟好清池躍魚喬  
木停鶯時方二月想見嘉木繁陰風霜水石更有竒趣  
君領客是中箋詩觴酒絃琴箭壺掃地焚香啜茶看畫



君有佳子弟聰明几淨讀書臨帖樂哉乎盤中吾非見  
盤外之不樂亦不知君盤中之樂也君徜徉是中出是  
中跬步不可出是中跬步即苦海矣或曰如子之說則  
士之隱於盤中者不復可盤外乎曰隱盤中則專其樂  
於已出盤外則同其樂於人未知季方意何如爾季方  
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竹易吟院記

立雪先生以詩文名江湖以齒德尊鄉里其子孟元克



世其業又能以竹推易四千九十六卦諸公號之曰竹  
易竹易既能詩喜與四方能詩者遊築室所居之偏名  
曰竹易吟院以待詩人之來者蓋立雪翁之志而四方  
豪傑之助也吟院成將勒助者氏名于石而屬余記之  
諸生有問余者曰易者聖人遺天下以決疑之書而詩  
則人人所以自通其情性者也故六藝中易之去詩也  
最遠今劉君名吟院而竹易之何余曰詩之爲物其作  
之也亦必心閒無事而後能未有擾擾焉得失利害之



中而能詩者也劉君吟院于此水石花竹之勝足以娛  
心風雲月露之觀足以卒歲焉往而非詩者君又時時  
取三聖人之書與賓客居觀動省知世俗之所爭所羨  
莫不有一定不易之數而皇皇汲汲之無益其亦可以  
息心于彼而適吾之情性于此矣吾觀三百篇中其出  
于周公之所作者皆沉着精詣爲千古詩人之祖吾夫  
子之詩雖間見于傳記而不見于經其贊易也文言小  
象徃徃皆自然叶于音韻豈非妙理精義融液于方寸



而流動于筆古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歟由此言之竹  
易之有助于吟也甚大夫詩豈特窮者之所以娛憂舒  
悲哉窮而推敲于一室吟院也達而賡歌于廟堂亦吟  
院也有道者聽天所命而安之且夫天地間陰陽之唱  
和亦大吟院也而其理則備于易矣既以答諸生遂言  
于劉君而爲之記

塵外亭記

十年前過甘泉訪復古登所謂塵外亭者意忻然留居



之復古請余記余謝未能匆匆題老劉師畫像去其後  
每見復古必問記去年冬再過甘泉適復古與其徒偕  
出空山無人白雲不驚欲徑造塵外不可得歲晚復古  
以書來謝徵記益急余問復古曰老子同塵而子塵外  
何復古曰將無同夫余也雖在鷓鴣腐鼠之外而不免  
猶在桐花竹實之中我豈能不同塵哉顧所以自立者  
不得不塵外不同則爭過同則流同塵外也塵外內也  
如此而後於道爲無蔽且人亦安能得塵外而居之吾



道家以一世爲一塵而佛氏亦以積塵成世界吾嘗於  
日之過隙驗之世何往非塵也莊周以野馬塵埃爲生  
物之息相吹又以爲天之蒼蒼非正色下之視蒼蒼正  
猶上之視相吹者信斯言也則雖九萬里之上亦未見  
其果塵外而吾安得塵外而居之雖然自其同者觀之  
我且有塵外乎哉自其不同者觀之我獨且無塵外乎  
哉終南天下之名山也盧藏用居之則與朝市無異四  
皓隱商山商山乃近楚漢跳兵走馬之地由此言之



念之靜城市未嘗非塵外一念之擾山林正未得爲塵外余聞而異之昔人固有風流醞藉明珠白璧驚動市人而望塵遙拜胷中之塵何如也至神仙中人徃徃鶉衣垢容膚如敗革日行於市市人不識也吾與復古游復古溫然色笑若庸衆然不知其胷中謂我何如然觀復古拳拳求余一言揭之塵外余亦可以自賀矣遂書其語爲記復古朱氏名遂初號溪堂好學而善爲詩

梅間記



人不可不擇所處矣莊嶽之間能齊語洙泗之間有魯  
道出入兵間則知兵浮湛俗間則諧俗墻間者賤河間  
者污桑間者荒屠間者俠人不可不擇所處矣吾友劉  
公麟屋于梅花之下自號梅間想見歲晚花時如空江  
雪月浩蕩宇宙而君以清絕之姿翩翩其間竒哉梅有  
君子之道四焉其香也清其色也貞不屈於霜雪之中  
節操古不溷於桃李之場標致高是故以吟者尚其花  
以用者尚其實君朝夕周旋其間所以薰其德者多矣



抑君周旋是間必有以稱是梅也然後可江南吟始于  
范蔚宗而盛于林和靖清風雅韻置之暗香疎影間宜  
無愧色蔚宗大節羞梅多矣折寄隴頭正恐梅嗅君手  
汗吾香爾梅間豈易居哉語有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世謂離騷不言梅夫  
離騷焉往而非梅哉滋蘭樹蕙畦留夷與揭車扈江蘼  
與辟芷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衆芳所在是不謂之梅間  
哉今公麟之居是間也所與處者必雅人必莊士所往



來必元方康成之間所談論必子房李札之間雖無梅而謂之梅間可也使公麟所與處者或不然雖庾嶺爲家羅浮爲宮即無異鮑魚之肆矣夫人不可以不擇所處尤不可以不擇所與哉公麟天分高年事妙歛華就實吾方有望焉吾惟甚愛公麟而後有是言也

梅間後記

劉公麟作亭於居之東偏環植以梅榜曰梅間梅之爲花不與桃李爭春而獨立於窮冬風雪之中其孤高芳



潔有類乎君子之操是梅間者君子之林也夫人之自  
修未有以驗其進否也惟立于衆君子之間而後知自  
修之難也是亭梅間居是間者必其孤高芳潔肖是梅  
也而後可苟無以肖是梅則我之與梅不相似者亦甚  
易見也天荒歲老霜月如江君以修潔之姿立羣玉間  
儼然衆君子之玉立乎其側是梅爲君進德之助多矣  
夫梅之未花也人見其索然枯而已不知其日夜之所  
息皆所以爲後之花與實者也詩不云乎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由梅固美才也使其未花之  
先而殘賊之梅欲花得乎夫惟毋害其日夜之所息故  
能爲玉爲雪皎然獨立於凝陰沍寒之中以至成實而  
有用者皆其終歲之所養也公麟居是間以是思之則  
其所以待乎歲寒者有當用其力者矣公麟請余記之  
余曰公麟記之

寶慶堂記

以國之紀年名其私室未之前聞也吾於蕭氏之名堂



也有感矣蓋濟國之祖晉卿以醫客丞相益國周文忠公門下後從通直守瑞陽牒爲職醫有官稱時節拜表上壽襴幘從諸公後一醫士起閭巷得此亦足自慰矣職醫居市南作堂名寶慶記歲月感上恩也又五十有二年而濟國徙于市之西作堂不敢易其舊名鍾儀操土風意也吾於子重有感矣代之廢興何國茂有抑凡今之宅宅田田長子老孫孰非涵煦百年之澤而能知之而能言之者鮮矣學士大夫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



樂其平生其不負所事幾人地下之朝燭已非天上之  
賜金無恙子孫高馬達官胥此焉出而孰知其所自來  
異時太扁穹碑類無不鏡去紀年如辟大禁而閭閻白  
屋讀岐黃之書者乃不忘其祖如此哉吾於子重有感  
矣濟國之醫也不翅三世矣其父舜舉嘗割股愈其母  
疾母九十六而終濟國厚施薄取如其先人亦嘗急其  
父病股割焉噫可謂難也已余觀自古醫家惟徐文伯  
兄弟子孫貴盛五世其餘大倉公無子扁鵲華佗不良



死不聞有後蓋倉公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扁鵲隨時  
變易其術以規利華佗晚以醫爲悔雖曹操召之尚不  
往心源厚薄之感良不爽哉易曰食舊德書曰邁種德  
濟國今日之所食者舊德也又邁種之則寶慶堂之慶  
將愈遠矣濟國請書之堂壁爲記

及幼堂記

劉季恭業扁鵲入秦之術而名其堂曰及幼鄉人皆稱  
之曰及幼及幼之子景雲與余善余過景雲及幼翁季



恭飲我於及幼堂之上余愛是翁恂恂焉篤實人也忻  
然爲記之人亦孰無幼幼之心哉自往時士大夫以至  
田野委巷之人朝營暮度厚積多藏腴田甲第銅陵金  
穴龍陽之橘平泉之石亦孰不欲以遺其子孫哉誠使  
推此心以及人即去仁不遠矣奈何其不然也於是  
有瘠人以肥己者始欲爲吾子孫計而百年之後高臺忽  
傾曲池忽平向之瑤環瑜珥肌肉玉雪者不垢形敝衣  
傭丐於人者鮮矣吾嘗謂使曹操推哭倉舒之心以及



孔文舉二子即孔文舉二子可以無死使宋齊丘視讓  
皇百口如暮年所失一兒亦何至貽李家明紙鳶之詩  
之笑哉夫醫難於幼者尤難食焉而不能知其節也啼  
焉而不能通其意也古人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赤子  
之所欲未易求也惟心誠可以求之推是心以爲醫則  
以醫師之任兼保母之慈自非恂恂篤實如季恭鮮有  
不厭且倦而孟浪試之者厭倦之心起而孟浪之術試  
則人之幼有不得其生者矣彼於其子若孫必不厭且



倦也若之何其不肯推是心以及人也左師觸龍言有言  
丈夫愛幼子甚於婦人夫豈惟人將天之愛其子也亦  
於其幼者爲尤甚人能推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天亦  
必推幼幼之心以及其幼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吾觀季  
恭子孫皆足興其家者意者其天之所及也耶故欣然  
爲之記

亦政堂記

政伯自少時鬪雞走狗六博蹴鞠以豪舉聞江湖既老



無復江湖意客至則飲飲則歌如色衣中珠本性終在  
余特有所甚愛政伯者與人言是非可否如破竹人亦  
知其公直皆心服無異詞吾又有甚敬政伯者政伯撫  
其弟諸孤同爨二十年吾每過政伯諸少玉立不知孰  
爲政伯子孰爲姪也人固有力厚於政伯者學士大夫  
能言有政伯所不及者聞政伯所爲能盡無愧否乎政  
伯質直未嘗有所自號諸公交政伯之久余謂今世例  
以雅號行雖政伯自謙而朋友愛賢後生敬老不當爾



也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古稱家齊而  
后國治家正未易齊家苟齊矣推之於國而準爾吾故  
名政伯所居之堂曰亦政而為之記以記請於余者多  
矣余不能作也乃自為政伯號而記之佛言非衆生請  
我發心我自為衆生作不請之友於余記亦政堂亦然  
後之讀吾文者知政伯有才不用為可惜而聞政伯之  
風者不孝不友之習亦可以少變乎

空同記



以一身立於空虛之中所見無非空者而儒者獨諱言  
空諱言空以釋氏言空故吾言空與釋氏異釋氏以空  
爲無吾以空爲有釋氏以空爲虛吾以空爲實嘗試觀  
之虛空之中青天白日之皎然而雷霆風雨忽焉彌滿  
俄而忽焉彌滿者卒歸於無有而起視天地之間山川  
草木莫不津津焉有自得之色而枝葉華實各自靖獻  
吾然後知太空至有也至實也而太空卒不自有不自  
實惟其不自有所以能有惟其不自實所以至實古之



聖賢其隱而未當世用也退然若無能者及其措之事業遠可以爲萬世法至於功成而去油然無矜容蓋世之所稱伊尹太公之倫使其不遇主見用人亦以爲耕釣之末而已爾而豈謂其有經世之抱負哉後之君子其未試也沛然自以爲有餘而其小有所成就也哆然不啻至足故其功名事業雖有出於人其去太空也遠矣吾友李希元當其少年蓋嘗有志於當世之故而今則老矣於是焉退而題其讀書之處曰空空同空同正自



有意也人才以用乃見而希元未用也余懼來世將不知空同所以爲空同者故爲之記夫太空能爲雷雨而世有七年之旱則有制之者矣而其於太空之體正自何以益損未知太空猶有所待乎吾文耶希元得吾文可以適然而一笑也

天覺記

言覺自伊尹始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人非伊尹誰敢以天民先覺自處得民于伊



尹之時而受覺焉幸矣唯然伊尹不常有于天下而民  
未嘗不覺則天覺之也詩曰天之牖民使民必待伊尹  
而後覺則民之不過伊尹者終不覺矣孔孟拳拳焉以  
其覺民之道而筆之書亦憂未覺之民不能常與吾身  
遇也顏子在孔門最爲高弟而夫子稱其不貳過則顏  
子常過矣過而不貳則一過不害其爲顏子也顏子之  
識異乎凡民夫子之覺聖於伊尹顏子一過而不貳焉  
宜也此顏子之覺也嘗竊怪夫鄭莊之念母秦穆之誓



師馮婦之爲士周處之折節彼非有大聖賢焉爲之先  
後而其愧悔之意發之由衷不可以已矣是果誰爲之也  
非天覺之而誰也人人有天則人人能覺其未覺者未  
遇天爾人將曰吾遇天難遇則覺覺則賢賢則聖學者  
平日讀孔孟之書不幸有一事之過幸而一念之動即  
遇天焉而覺之是亦可以自賀矣清江聶焱昭仲告余  
曰先師霽野劉先生嘗字吾齋曰天覺焱也未及請其  
說也今又得事先生先生爲我記之焱將終身不忘焉



因爲言天覺之說焱唯唯重爲告曰天能覺子不能使  
子無貳過不貳在子夫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今子之覺也知也知而未嘗復行斯謂之  
不遠復斯可以無祗悔元吉焱乎謹識之哉

觀遠齋記

故相信國公草書遠觀二字筆勢神俊見者以爲飛仙  
化人作也亂後字既流落故人顏子俞得之易置爲觀  
遠榜于其齋之楣有問於予者曰遠觀觀遠何如予曰



遠觀誠者天之道也觀遠思誠者人之道也子俞之名  
齋主於教子故不曰遠觀而曰觀遠也子俞屬余記觀  
遠嘗試言之莊周曰風憐目目憐心夫風蓬蓬然而起  
也其起也有漸而至也有極當其刁刁調調之末亦有  
時而不能至矣而吾登高而望雖天際之遠一舉目而  
至之有不待起此至彼之漸也然目力則誠遠於風矣  
脫有一山之隔一雲之礙猶無見也而吾心之爲心前  
萬古之已往後萬古之方來六合之外思之即至雖離



婁之目萬此不能及矣是故風之行遠不如目之觀遠  
目之觀遠又不如心之觀遠也上智觀于百世中智觀  
于百年又近者觀于十數年四三年而愚者不見於目  
前旦暮之間豈不惑哉當其目前旦暮之得志大者鄒  
嶧之石小者郿塢之金豈不欲以夸一時而傳後代而  
不知高明之士固已適然而笑之由今追迹其行事盛  
衰反覆史傳十數行耳當其人得志時豈謂一日之如  
此哉而世之淺見之士猶謂勢利之可貪而可以久而



欲折節改業以從彼者皆可哀也顏氏之子之讀書於此也學而何所仕也仕而何所爲也能不來旁觀之笑乎雖然願諸君之觀於其遠也仰而觀之天去地八萬里之上未必無意也俯而觀之四方萬里之廣未必無人也上而觀之已往不知其何所始下而觀之方來不知其何所終也故觀于其近而已則世之人力誠若足以加乎天地而觀於其遠則不惟人事之得喪不足恃雖天地猶不足恃也而曾是目前且暮之羨哉且猶而



見夫楣間之書此者由世俗觀之其人之所爲謂之迂  
可也謂之愚可也而其筆墨猶能使人寶而藏之者何  
宜惟斯今將百世之後陵谷易位其書既雷電取將而  
望其碑思其人者愈久而方新也士亦何可不爲久遠  
計哉顏氏諸少多才吾與子俞老矣望諸少甚遠

核齋記

余爲童子時先生授之易至剝上九碩果不食先生曰  
五陽剝矣而一陽獨存於上譬之風霜剝落之餘而碩



大之果獨存生意又寄於此某曰取果人也非風霜也  
風霜固所以熟果也果熟而人盡取之明年未嘗無果  
何故先生無以答則曰童子嘗試言之某曰生意寄於  
碩果此以果中之核言也如以核不得以風霜比之以  
風霜比此根喻也非核喻也風霜落葉而根無恙來歲  
之生意自然如故以風霜比者根喻也今夫果自有種  
以來樹之伐者不知其幾而留至於今者核傳也根止  
於一樹而已核之生意又無窮也此碩果之所以妙也



先生可之彭君仁聚讀書之所曰核齋因舉兒時與先生問答語告核齋不覺一慨君自世變來所遭豈獨風霜剥落之比雖然君姑謹藏是核俟其時而種之可也昔者吾夫子道不行於天下而藏其核於六經至秦諸儒又取孔子所藏者而藏之屋壁得不焚不朽至漢而後種之其間老佛之徒蠹其果而不能蠹其核傳至於今核無恙也君謹藏之而已非其時勿種非其地勿種

文昌閣記



文昌閣者故丞相文公所書梓潼元皇帝君之閣也梓  
潼神相傳以爲十之貢舉隸焉以故科舉士多奉之而  
其祀始被於東南予讀其化書自言其或爲神或爲人  
凡七十有三化他日神又降又言益二十一化爲九十  
四化其爲神不可知其爲人必世所謂忠臣孝子其書  
所云如此異甚予嘗思之通宇宙一氣耳天地間正氣  
之所在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其爲人也不爲忠  
臣必爲孝子雖越宇宙而一日合聖賢而一人可也吾



夫子不語怪神蓋欲學者道其常而不溺於其變知其  
所可知而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豈并與其理而無之  
哉神以忠孝一念上通乎天端受帝命典司下土遏惡  
揚善何所不總而天曹桂籍曰隸攸司杳冥荒忽似難  
致詰然自唐以來科舉取士號稱得人爲國名臣前後  
相望非神所相人豈其能徃時科舉探籌學校傳舍士  
大夫致身貴富卒負君父者亦多矣夫獨于科舉學校  
將廢之際則有傑人魁士迭生其間譬之滄海欲竭而



至寶橫陳以爲數百年宗重斯文之報雖嶽嶽歷落可  
爲流涕然天地得不壓不墜人類得不盡死滅尚賴有  
此嗚呼此豈偶然之故哉至此而後知神之功大矣夫  
神豈惟能相之而出之將是英英者未必非神之所化  
而人莫之知也由七十三化廣而爲九十四化吾意九  
十四化之後又不知其幾化也吾黨之士登斯閣者試  
以是思之則其所以視吾身者有不容自薄者矣而豈  
直區區科舉興廢之感而已哉廬陵洞真觀道士蕭紹



宣始建閣於觀之左廡閣之下爲堂曰桂籍由閣之左  
爲複道登仙珍閣由仙珍登三元閣由三元而西曰春  
雷閣紆餘宛轉步者如仙閣之建實景定癸亥云今年  
春予來洞真紹宣拳拳請書其事于石世既不復貢舉  
而紹宣亦非有聲利之求者其忠於事神果何所爲哉  
吾以此知人心果好德也故樂爲之書而并作迎神送  
神之詞曰君何爲兮跨白騾儼冠帶兮仙之儒跨君騾  
兮何所蜀天昏兮愁杜宇辛夷楫兮桂楸胡不歸來兮



君之閣孰思兮在楮若有人兮呵護之告雷師兮勿余  
取嗟東南兮惟此一縷晨鐘兮暮鼓椒糝芬兮未極日  
掩掩兮將夕蜀山迎兮如雲來不可見兮去不可聞超  
埃風兮徙倚我所思兮夫君

融州使君竹所劉公祠堂記

祠堂古也祠於家矣而復祠於生平游息之地何子孫  
之志也其志何傷之也以是爲無所不用其情焉爾蓋  
融州使君竹所劉公之歿於桂林也子孫無所於葬即



桂林招魂而葬其衣冠於鳳臺山未知其魂之安否也  
故祠之家又祠之西溪西溪公生平游息之地也漢之  
原廟議禮者猶非之祠而復祠不幾於原祠乎君子哀  
其志焉爾古之復者於其平生游息之地門館廡庫無  
不致其禱是祠也有復道焉故君子哀其志焉爾初公  
之自融領義師赴桂林也廣西經畧使馬堅留公共爲  
城守計公晝夜畢力城且陷公知必不免取笏書其上  
云云晨起登城北面再拜已以袍笏埋之僕請行公毅



然曰我當死此汝歸告我子若孫吾家三世受國厚恩  
吾得死所矣竟死烈焰中悲夫天地革命吾廬陵死者  
三人焉丞相文山公太守竹所公寶慶通判曾公如驥  
曾公葬文山公得骨於餘燼歸葬劉公無所可葬視文  
山更慘矣然文山公于既死子姪故山泉石皆籍于官  
雖欲把茅以祠之得乎融州無所可葬獨平生游息處  
幸無恙子孫歲時伏臘猶能一龕朝夕奉祠公此文山  
公之所無有也死而死爾亦何計乎他日之祠與否而



數之乘除亦若有非偶然者可感也前代死事者事平  
得即祠其所以及其鄉校見謚忠烈節愍天命維新異  
代死節之臣爲頑爲賊誰能慨然揭大公至正之道以  
風厲天下其子孫賢者猶能幽憂隱痛恨其先世之泯  
滅而無傳其不令子孫至諱其事而不敢道矣由此言  
之融州之有祠復有祠天之所以報融州者厚矣公生  
平於文山公最相好文山入湘過公安城傾倒連日天  
下有事各自靖獻兩公握手九京無復恨也西溪在公



所居西偏江聲山色烟鐘月艇致有佳趣春朝秋夕魂  
兮歸來尚見子孫詩書之盛其亦足以自慰也公名子  
薦字貢伯其世家居官政事德業在家傳子故於此獨  
志其子孫立祠之意云

七逸畫記

集賢侍讀學士河東李公出守清江政事之暇日與方  
外友無心段道怪石田李允一石崖黃介然海印竺世  
發三會劉師復青山趙某游時時行江路過瑞筠山觀



竹或訪百花洲高平橋看柳賦詩而歸清江人謂之七  
逸豫章黃珂爲之圖有問於某者曰六君則逸矣集賢  
公功名事業方將磊落軒天地亦可謂之逸乎余曰古  
之所謂逸民者不必皆隱逸之士也柳下惠以官則士  
師以采則柳下而夫子以逸民稱之以其超然世俗之  
外也集賢公以是邦守相而能忘其富貴之身與山林  
之士友此集賢公所以爲員嶠真逸也晉竹林亦七賢  
也而顏延年止詠五君以山王貴盛不得與於斯今集



賢公能使六人者不知其爲貴盛之人也而與之游則必集賢公有以得此於六人也汲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容不愈重乎大將軍未重也大將軍有揖容乃足爲大將軍重耳後之觀此圖者指而曰天下功名之士出李公門者豈少哉而有是六人焉乃足爲集賢重也既以對客復書其語記七逸畫後且用桃花源記例爲詩以繫之云清江佳山水勝日得遨遊爲客安且閑意行倦即休使君豈無事行散如我儔麥熟雨及時暫釋民饑



憂父老亦欣喜使君得夷猶古來山水樂貴者不自由  
旁扶與前僮吏卒遮道周魚鳥見我藏亦有樂意不使  
君得天趣拄杖却從騶六客喜相語使君真我流詩成  
亦偶然或似韋蘇州全勝山襄陽醉倒習池頭











騰錄舉人 黃道慶



國家圖書館



001713550

